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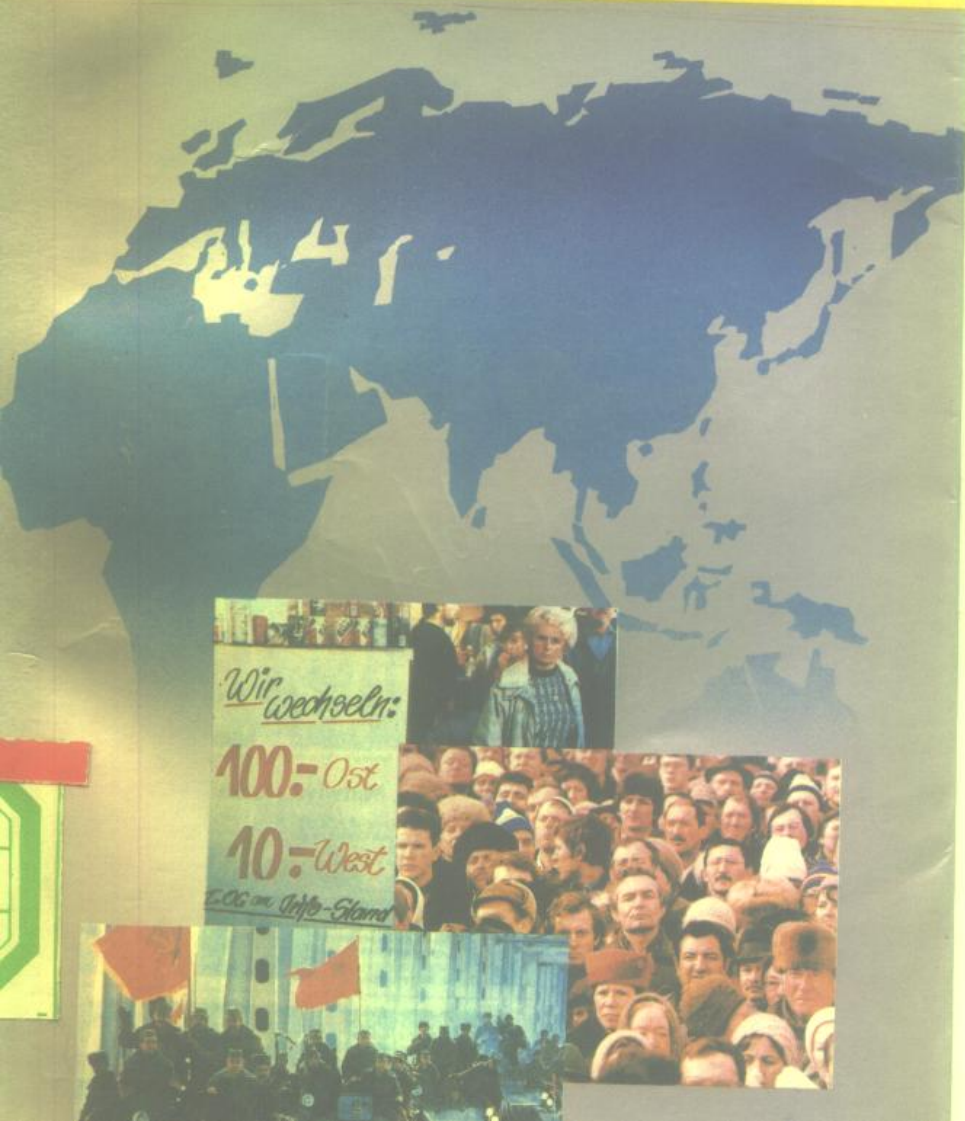
展望世界叢書

徐惟誠主編

Zhanwang Shijie Congshu

世紀之交的中國與世界

——何新與西方記者談話錄 何新 著



展望世界叢書

世紀之交的 中國與世界

——何新與西方記者談話錄

何新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1·成都

责任编辑：解 伟
封面设计：文小牛
技术设计：何 华

世纪之交的中国与世界——何新与西方记者谈话录
何 新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mm1/32 印张18.625插页5 字数300千
1991年12月第1版 1992年3月第2次印刷
ISBN7-220-01500-3/C·149 印数：7,001—22,000

定价：6.50元

前言

余心言

“小小寰球”。毛泽东同志写下这样诗句的时候，许多人只感到这是艺术的夸张。

可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们越来越感到，这地球真的变小了。

“天涯若比邻”这样的话也早已成了生活中的现实。

五大洲、四大洋、一百几十个国家，互相的联系越来越多，互相的影响也越来越深。

在这样的时代，多了解一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情况，人们是会有兴趣的。

这个世界上，当前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多。实行资本主义的国家，有富国，例如美国、日本、德国之类，大家好象都知道；有没有穷国呢？穷国多还是富国多？穷到什么程度？为什么那些国家不能靠资本主义制度富起来？富国里面有多少穷人？那里的富人靠什么发财？他们的生活方式怎样？有些什么矛盾？发展的趋势如何？有比较才能有鉴别。了解这些情况，对于我们认识中国的国情，认识中国走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会是很帮助的。

《红楼梦》里的刘姥姥，三进大观园，也曾错把那插金戴玉的大丫头误认为荣国府的主子。但是，她到底不曾动过把孙女青儿也送进贾府当丫头的念头。原因就在这位农村老太太的阅历，使她虽然看上去好似傻呵呵，实际上对这种豪富之家的阶级关系心里很明白。

我们生活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我们的见识当然可以而且应当远远超过当年的刘姥姥。但是需要有一个条件，这就是尽可能多了解一些真情实况。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邀集一些在国外旅居多年的同志，把他们的所见所闻写出来，编辑出版这一套《展望世界》丛书。

我们编这一套书，有一个宗旨，这就是真实。

而且要求尽可能揭示事物的内幕，不是只看点滴的表面现象。当然，人家有人家的秘密，掩盖得巧妙、严实，我们的作者暂时还看不见，了解不到，那也没有办法，只能等到以后再进一步深入。反正我们还准备把这套丛书继续出下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很希望听到读者的意见。大家对了解哪些方面的情况感到有兴趣，我们愿意努力满足读者的要求。

1991年7月

序 言

本书编入我近年与中、外记者就当代经济、政治问题所作的交谈。其中有少部分曾编入《东方的复兴》（第一卷），但多数在本书中是初次编入。

我不是经济学家，甚至也很难被算作是任何“家”。我认为自己的看法，只是一个生活在当代而关心中国命运和世界问题的普通人，所发表的若干不成熟思想。本来，各说各话。我倾向于认为自己的看法，尽管时时与某种潮流性或主流性的见解颇为不同，本应该是无足轻重的——无论其是或非。但这些谈话发表后，在国内外思想界所引起的

震动和回应，包括某些出乎意料地恶毒的攻击和谩骂，却使我意识到似乎有人害怕我的看法，不仅不喜欢我的思想，而且尤其不愿意我的思想传播。

例如，我曾荣幸地被《美国之音》、《英国BBC广播电台》、台湾的《中央日报》、《时报周刊》以及香港《镜报月刊》、《争鸣》杂志等指名谩骂攻击。甚至我的发式（平头）吸烟习惯和作农民出身，也被用作诋毁的材料。令我叹为观止的是，一些印刷精美、被认为具有某种权威性的海外宣传工具，所使用的人身攻击材料却极可笑。

例如出版于纽约的中文《时报周刊》（1991. 308号）曾刊一篇关于“何新其人其事”的妙文，称何新1952年生于北京，曾担任《丑小鸭》杂志编辑，1985年混进中国社科院，在哲学所工作，靠刘再复提拔才当上副研究员云云。（事实是，我1949年出生，1980年调进中国社科院。从未任过什么《丑小鸭》编辑。）我只能说，由于作者所叙述的这个“何新”经历与本何新的经历几乎毫不相干，所以我不知此“何新”为何许人也。

某些鼎鼎大名的海外传播媒介，乐于在口头上标榜尊重人权、热爱民主、言论自由、公正客观云云，但在使用和传播无稽之谈，对其不喜欢的论敌进行人身诋毁时的厚颜无耻，却不能不令我惊叹。也许

这就是所谓的“新闻自由”？联系和回忆各种政治谣言在1989事件中所曾具有的煽动、动员和组织作用，以及据说散布假消息、塑造形相在海湾战争中曾胜抵十万精兵，人们自然不能不惊叹在当今这个“信息时代”，以造谣和控制传媒工具来进行政治心理斗争的威力。

但是由所受到的排击之强烈，我对自己的见解反倒略增加了几分自信。由此看来，我的一些看法似乎可能有点意思，否则何以会有如此强烈的回应呢？几年以来，我们亲历了当代世界历史中的惊人巨变，目睹了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分裂和民族灾难。重要的是，所有这些局面，并不是事出不测的意外，而是可以理性地预测的（收入本书的两篇写于1989和1990年的战略分析论文可以为证）。近几年来，在一部分中国知识界人士中，曾流行一股“空想资本主义”的思潮。一些人天真地认为，只要引进美式多党制和自由市场制度，中国将立即臻于发达富裕境界。但是国际上那些实践了这种空想资本主义思潮的地方，今年的困境和未来仍将层出不穷的变乱，可以告诉人们，如果轻信类如香港那些撒谎成性而背景神秘的政论刊物上弥漫的欺世之说，究竟将会把中国引向何方！我平生生性执拗。在面对历史的重大关头，我认为必须讲出自己该讲

的话。回顾近年来的所言与所写，我无愧无悔。

我一生有几个信念是坚定不移的：

第一，客观真理是存在的；第二，客观真理是普遍的；第三，真理最终是不可战胜的；第四，真理与辩者的人数多少并无关系。

所以，即使举世汹汹，即使是自香港邮寄匿名威胁信并夹寄子弹，也不会使我有丝毫退缩。费希特说：“学者的使命就是献身于真理，为之承受一切，为之忍受痛苦，为之承受迫害，为之承受敌视。如此而已，何足怪哉？”（《论学者的使命》）

我现在把1989年以来接受中外记者采访的这些谈话汇总为一集。一方面是向海内外问难者提供一个比较系统的答复；另一方面，也是“给历史留一个见证，给英雄们立一块靶子，至于知我罪我，随便随便！”（引自《何新集》序言》）——还是那句老话。

因为我深信，历史最终会是公正的。真理不会落在国际剥削者的一边。

何 新

1991.8.5

目 录

序 言.....何 新 (1)

关于开放社会与封闭社会 (1)

——何新接受意大利《信使报》特别记
者佩利查理采访的谈话

历史未来趋势与世界格局..... (20)

——何新接受日本广播协会NHK《九十
年代的中国展望》专题片电视
记者采访

论海湾战争 (上) (60)

——何新接受日本共同社记者伊藤正采
访的谈话

论海湾战争 (下) (82)

海湾战后世界面临的最重大问题是什么? (下)

——何新对日本共同社记者采访的补充答复
..... (108)

我与我的祖国	(126)
——何新与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克利 斯朵夫(kristof)的对话	
谈政治改革问题	(164)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史 砚华(Ann Scott Tyson)采访何新	
中国经济、政治改革的若干问题	(185)
——何新与意大利安莎社记者芭尔巴拉 (Barbara Agency)的对话	
关于1989年中国形势的谈话	(212)
——《澳大利亚经济评论》记者(Michael Byrnes)与何新的采访对话	
中国的民主与未来	(220)
——何新与法国经济学家、记者索尔曼 的谈话	
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	(248)
——何新与日本经济学教授S的谈话录	
附：一篇失实的通讯	(304)
——谈矢吹晋一事的真相	
改革开放及其他	(310)
——何新接受香港《东方日报》记者采 访谈话记录	
谈人权与民主	(337)

——何新接受美国广播公司 (ABC News) 记者电视采访	
何新纵论天下事	(371)
——法国《欧洲时报》记者采访何新	
美中关系的战略背景与对策	(381)
——对九十年代中国国际态势的研究	
中国现代化的国际环境问题	(406)
何新与驻京外国记者座谈会纪要(材料一)	
.....	(419)
何新与外国驻京记者座谈纪要	
(材料二, 口头问答)	(445)
展望九十年代经济大势	(478)
——何新答《中国工商》记者问	
关于人权问题	(490)
——对美国广播公司(ABC News)记 者提问的答复提纲	
何新与意大利《信使报》特别记者 佩利查理第二次谈话	(516)

附录: 海外评论与来鸿(6 篇)

向建设中国的亿万同胞致敬…(台湾) 颜元叔(523)	
——读何新先生文章有感	
寻找一个失去的视野	(台湾) 陈映真 (536)
——读何新《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	
中国社会主义的人道面	(台湾) 王文兴 (559)
——读何新先生文章的感想	
一位香港虎报记者来信	(565)
一位在美学者的来信	(569)
何新访谈录	钟 新 (572)

关于开放社会与封闭社会

——何新接受意大利《信使报》特别记者佩利查理 (IL Messaggero) 采访的谈话

时间：1991年8月10日上午

地点：王府饭店

(注：这次采访是根据这位意大利记者的要求，由中国记协安排的)

记：我在《远东经济评论》上读到过关于您的介绍和照片。(手指何的录音机)但是，我采访过世界上很多著名人物，我从来不使用录音机。

何：我之所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必须使用录音机，是为了能够更准确地记录下我的回答。因为我在接受一些西方、以及香港记者采访的时候，曾经有过一种很沉痛的经历。我发现我要表达的意思，常常在见诸报道的时候，被不正确地扭曲了。您刚才提到的《远东经济评论》的文章，我读过。但我不知道那作者是谁，他所使用的材料，是根据知识界的一些虚假的谣言，与我根本无关。

记：我理解了。我第一个问题是，您原来曾是一个红卫兵，为什么现在却要支持李鹏这样的政府？

何：您的意思是，红卫兵的行为只应该造反？

记：如果我的理解不错的话。

何：我想，你大概把红卫兵精神主要理解成无政府主义、反政府主义。红卫兵运动当时无疑具有很强的无政府主义色彩。但经过“文化大革命”，像我们这种当年经历过红卫兵运动的人，对无政府主义已经作过反省，深痛恶绝，厌烦之极。

记：您那时是有名的造反者，还是很普通的一员？

何：我当时只是16岁的孩子。

记：您并不是那种能接近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的红卫兵？

何：当然不是。

记：那时您在哪些地方走动过、旅行过？

何：“文革”的大串联中，我去过一些城市，上海、广州、西宁、哈尔滨、青岛等地。

记：您去过西藏吗？

何：没有。

记：我去过西藏，见过一些寺庙遭受的毁坏，简直是不可思议，我在思想上不能理解。

何：我在“文革”中也曾经看到过这种情况。当时中国社会陷入了集体性的政治狂热、非理性的狂热。但有讽刺意义的是，我在1989年看到，又有人发作了这种狂热。

记：您现在反思过去，对那一段历史经历，是完全反对，还是有一些在头脑里仍有相当的记忆？

何：我对十年“文革”的记忆是很深的，我甚至把这一段历史的记忆和反省，写在我已经出版的一个自传里。文革是一次很复杂而影响深远的历史运动。

记：您从一个红卫兵，到李鹏时代，成为支持李的文化顾问或者政治顾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何：您看，这就是国外不准确报道的一个例子。我还不知道自己在什么时间获得资格，担任了类似这样的“顾问”。

记：那么您认为您目前的地位是什么呢？

何：我的地位与其他知识分子的地位没有任何不同。我始终只是一个从事职业性学术研究的学者。

记：您现在在社会科学院的地位相当于教授，是吗？

何：大概差不多吧。但顺便说一下，我取得目前的学术地位，主要是依靠我在1989年以前出版的五、六本关于中国古代文化的著作，而与任何政治背景无关。

记：这些著作是您自己写的，还是集体创作的？是专著，还是文章或小册子？

何：当然是我自己写的，是专著，如果有兴趣的话，我可以送两本给您。

有些香港报刊为了糟蹋我的名誉，说我有一部比较著名的著作（指《诸神的起源》）是剽窃台湾学者的。（笑）但我至今没有看到有人明确说出那位被剽窃者是谁，被剽窃的书名是什么。我也奇怪，为什么那位台湾作者（假如有这样一个人）始终不出来作证。但是我倒知道，我的这本书在台湾有被盗印的版本。

甚至有人说，我的全部理论都是抄别人的。那倒很好（笑），他们就不必这样地恨我了。